◇心灵点击

轰晴

[惠州]李远片

作为医生,我常去给一位老太太换药。老太太刚好100岁,两个月前摔了一跤,此后长期卧床,腰背上就出现了几处又深又大的褥疮。

她很安静,只偶尔从喉咙冒出几个含糊的字来。有天我正给她清理褥疮,忽然听见她喃喃道:“牛索。”我随口应:“哦,牛索怎么了?”她未作答,一旁的女儿帮忙解释:“妈的意思是,天亮了,该牵着牛索去劳动啰。”

一个早晨,我给她贴纱布时,她低声吐出两个字,我听不清,凑近她耳边问她讲的是什么。女儿很了解母亲,告诉我:“妈讲的是,轰晴。”我困惑地问:“轰晴是什么?”老人又缓缓吐出两个字:“好天。”女儿笑着补充:“轰晴啊,就是十分晴、非常非常晴。是吗,妈?”老人听见,也笑了。

噢!我反应过来了,当地人喜欢用“轰”来形容程度深。比如他们听见极大声响,就说“轰响”。看见谁把头剃得光溜锃亮的,就说“轰光”。感受到阳光很猛烈,就说“日头轰烈”……那“轰晴”,就是格外晴、极度晴,“轰”地一声那么晴了。

拿“轰”来修饰晴,我还是第一次听。细想“轟(轰)”这个字,三辆车子,原本表示众多车子一齐前进时发出的巨响。它竟在漫长的岁月里演变成了程度副词,让阳光也有了奔跑的声音。作为中国人,真是随处能感受到汉语的灵动和可爱。

老人整日躺在床上,怎么知道天气很晴呢?我转头望向窗户,几缕阳光照射进来,确实能让人推测出外面的晴朗。那一天,我原本因为一些琐事,情绪有点低落。可当我走出病房,撞见明亮的蓝天和阳光,“轰晴!”我在心里念道。轰地一声,豁然开朗。

我又接连给老太太换了许多天的药,每天我都问她:“今日轰晴吗?”只要是大晴天,她就缓慢地应和:“轰晴。”她的褥疮逐渐缩小、变浅。有一天,我揭开纱布一看,其中一处褥疮竟完全愈合了!100岁的生命力令我惊喜。

老人出院了,留下的“轰晴”二字让我久久回味。阳光灿烂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这个有力量的词。

◇似水流年

米袋

[宿迁]赵志怀

“米袋”,是再普通不过的词,也是普普通通的物件。可在我心里,它承载着母亲和姐姐沉甸甸的爱。

小时候家里贫困,粮食紧缺,能吃上一顿大米饭,对我们孩子来说简直就像过年一样。因我年纪幼小,母亲为了让我每天都能吃到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,于是她便想了一个法子。她找来一块纱布用针细细地缝制了一个小米袋,它那么小,小到只能装下一小勺米。

从此,每天早上煮粗粮稀饭的时候,母亲就会舀一小勺大米装进纱布袋里,扎好袋口,放入稀饭锅中。那米袋在沸腾的粥里沉沉浮浮,等到一锅稀饭煮好,米袋里面的大米也就熟了。

母亲便用勺子捞出那个小米袋,放进碗里。姐姐则会把袋子里的米饭舀在小勺子上,轻轻地吹了又吹,直到温度刚好,才把勺子送到我嘴边。

我吃着温热的米饭,而姐姐和母亲就只能喝锅里的粗粮稀饭。那米袋里装的不仅仅是一勺大米,更是母亲拼尽全力想要给我的希望,也是姐姐默默的隐忍与谦让。

等到最后一勺米饭也滑进我的喉咙,米袋空了,姐姐背过身去,面对墙角,把米袋翻过来,内侧贴近嘴巴,一点一点舔舐着粘在袋子上的零星米粒和米油。

如今,大米饭成了最寻常不过的食物,可“米袋”,这简单的两个字,如今读来,依然重若千钧。每当我端起一碗米饭,心里总想起那艰难岁月里滚烫的温情,姐姐藏在心底里不肯言语的委屈与爱。

◇生活空间

在淤泥里,别活成泥

[泰州]朱凤军

前几年,我辞了外头的差事,回老家守着八十四五的父母。

老朋友打电话来问:忙活大半辈子,怎么说回来就回来了?说实话,我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。只是每次回去,看见村里那些和父母年纪相仿的老人,这几年一个接一个地走。走了一个,另一个往往也撑不了多久。老两口都还健在的,数来数去,没剩几家了。他们坐在门口,身影瘦得像风里快灭的残烛,拉着我的手念叨“什么时候再回来”。我就知道,该往回走了,不能再等了。

回来之后,日子慢下来了。院子不大,一棵父母早年栽的老橘树,年年挂果。搭了座石亭,一张圆台,四张石凳。还有一口老水缸,我在里面养了几株莲。父母歇晌的时候,我就往石凳上一坐,看水面上那几片叶子,安安静静地待着。看着看着,就想起周敦颐那篇《爱莲说》。

小时候上学,只把“出淤泥而不染”当成好句死记硬背,哪能品出里面的滋味。有些文字,不到一定年纪,不经一些世事,是读不进骨头里的。

周敦颐说,陶渊明独爱菊,那是看透世事,选择避世;世人大多爱牡丹,爱的是富贵热闹,随大流往前赶。他偏偏爱莲。我年轻时一直以为,想要活得干净,就得找一块没有淤泥的地方。所以在外头那些年,上班、应酬、赶场子,换来换去,总觉得换个环境心就能清净。结果换来换去,人越来越累,心里的泥越积越厚。

活到现在才慢慢回过神来:世上哪有处处干净的净土?要紧的不是逃离淤泥,是身在淤泥里,别把自己也活成了泥。

如今在家,我白天给老人做饭,拾掇屋子,陪他们唠从前的旧事。等他们午睡了,我就坐在石凳上,对着那缸莲,写点自己的文字。我不是躺平,也不是什么都不管。我是不想再跟着人群一路挤过去了。

院里橘树岁岁挂果,水缸里的莲开了又谢。有时候我望着水面,念那句“莲之爱,同予者何人”,笑一下。其实也未必一定要有人懂。人过半百,能陪着双亲,能写自己想写的字,就够了。

繁星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